



春光媚,桑芽嫩

□杨建

一声惊雷乍响,几场细雨洒过,我家门前小溪边的一棵棵蚕叶树,像俏皮的孩子一样就闹腾起来了。它抛开冬日里的沉默寡言,身姿由僵硬转为婀娜,枝条一个劲地在舒展延长,嫩芽争先恐后地往外蹦,仿佛是一夜间,就穿上一件鹅黄的春装。

这个时候,目光总是让它牢牢牵引,意念时常在桑园游走。靠近桑树,枝头那一颗颗像婴儿蜷缩的小拳头的嫩芽,叶尖垂着晶莹的水珠,叶片泛着湿润的光泽,娇柔得可爱,手指触碰一下生怕汁液都会噗地冒出来,稚嫩得让人心生怜惜,连小虫子都不忍心啃上一口。溪边一桑园,是春天给我们打理出来的一畦菜地。

“桑枝摇风承玉露,煮作人间一味清”。生长在江南大地的桑叶,从来不只是蚕宝宝的专属口粮,它从枝头悄然冒出,就带着一股清冽、清爽、柔嫩的山野初醒鲜活,撩拨着人们的味蕾,融入百姓的日常。清晨露水干后,阳光斜斜地穿过枝叶,桑园里飘着一股桑叶特有的淡雅清香,深吸一口气,感觉能将整个春天的气息都吸入肺腑。此时的桑叶,吸饱了春雨晨露,芽叶饱满,鲜嫩肥厚,采摘下来不易萎焉。随手选取枝条顶端那种将展未展形如雀舌的桑芽,指尖轻触,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柔软感觉,捻着叶柄轻掐一下,一段嫩茎便带着叶片脱落。此时,有一股透着凉意的汁液渗出指尖,嘴巴里舔一舔,像是山涧泉水般的清冽,这是春日里的湿润与纯净。

将桑叶入茶,便能品得茶的绵长意韵和山野晨露般的清甜。撮几片茶叶,取几个桑芽,看它们在杯中上下沉浮,缓慢舒展,仿佛能听见茶叶和桑叶在春风中低语问候。此时,茶叶的醇厚与桑叶的清爽相互交融,它们的碰

撞轻柔而富有层次,茶香依然,桑叶的清甜则被进一步放大,它们各自绽放出的,是山涧的晨珠与怡然的晚风,端起杯,入口是清风,回甘是月华,喉间暖意绵绵不绝。

来一盆桑叶煎鸡蛋,一口就咬住整个春天的诱惑。将带着春日气息的桑叶嫩芽焯烫后,与鸡蛋液混合搅拌均匀,锅铲轻翻,煎至金黄,翠绿的桑叶碎末均匀地嵌在金黄的蛋饼中,色泽诱人,酥软里裹着桑叶特有的草本气息,带着余温的蛋香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。咬上一口,外皮金黄酥脆,内里桑叶鲜嫩多汁,桑叶的清苦鲜爽与鸡蛋的柔滑醇厚在唇齿间铺开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如果煮上一锅桑叶豆腐汤,就等于把整个春天的清新都浓缩在这一口之中了。带着初生的柔软与鲜甜的桑叶,透着淡淡豆香细腻柔滑的豆腐,让它们在锅中相遇交织,再撒上一把芡粉,出锅盛在白瓷盆里,呈半透明的琥珀色里泛着一种温润,富有弹性的豆腐在盆中微微颤动,碧绿的桑叶一片片镶嵌在黏稠的汁液中。入口如丝般的顺滑,先是微苦的清雅,继而是豆腐的甘甜,最后是桑叶与豆腐共同演绎的绵长回甘,暖胃,暖心。

在江南,桑是一种寻常植物,却也依附了诸多的文化符号。古时的“皇后亲桑”礼,与“皇帝亲耕”共同构成了男耕女织的礼仪象征;汉乐府诗句“日出东南隅,采桑城南隅”,是对劳动美与坚贞自洁情感的颂扬;而“桑梓”一词,则成了故乡的代称,桑便承载着家的温度……这些刻在桑树上的文化印记,让我们在品尝桑叶嫩芽时,喉间涌现的除了山野的清新和质朴外,还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与悠久。

寻一缕马兰清香

□黄良木

正月以来,油腻的食物吃得多了,脾胃似乎不堪重负,发出了微弱的抗议。此时,脑海中浮现出春天里的一味“隐形皇后”——马兰头,那清新爽口的滋味,瞬间让味蕾有了渴望。

走进菜市场,但见水产、肉类、蔬菜等摊位,各类商品琳琅满目。我满怀期待,一步一个回头地寻觅着马兰头的身影,可找遍角落,都不见它的踪迹。向摊主一打听,才知道早被抢购一空。心想,要是在老家农村,我完全可以拿起一把剪刀,到门口那广袤的田野上去采摘,轻松就能收获一把新鲜马兰头。

小时候,每到春天,阳光轻柔地洒在大地上,田野间弥漫着泥土的芬芳。我和姐姐提着竹篮,拿着剪刀,去剪鲜嫩的马兰头。不一会儿,竹篮里就装满了嫩绿的马兰头。回到家,经过母亲侍弄,一盘带着田野气息的马兰头就端上了桌,成为家中餐桌上的一道清新的春菜,那味道,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。

马兰头,隶属于菊科,是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它有着诸多有趣的名字,马菜、红梗菜、路边菊等,而那“马拦头”的古称,更为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清人袁枚在《随园诗话补遗》里说了则趣事:有一官员离职,同僚在江边为他饯行,村童以马兰头相献。其守备赋诗云:“欲识黎民攀恋意,村童争献马拦头。”而古时更有民谣:“马拦头,拦路生,我为拔之容马行。”这样看来,送马兰头确有拦马相留之意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马兰头不仅是一种野菜,更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祝愿。

在我的记忆之中,春天马兰头采得多了,母亲就会变着法子,做成许多美味的菜肴。“凉拌马兰头”——母亲先将马兰头洗净焯水,捞出过凉水,挤干水分后切成小段。再加入蒜末、生抽、香醋等调料,轻轻搅拌均匀。入口的瞬间,马兰头的清香与调料的醇厚完美融合,清爽可口,让人食欲大增。“马兰头炒香干”——将香干切成小丁,与马兰头一起伴炒,香干的豆香与马兰头的清香相互交织,口感丰富,层次分明。还有那“马兰头青团”“马兰头炒蛋”等,仿佛将春天的生机都融入了菜肴中,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味道。

如今,马兰头也有人工种植的了。前几天晚饭的时候,我在一个家庭食堂用餐时,要一碗“清炒马兰头”。可是老板娘说,中午就让客人吃完了。同来的一位朋友说,早知道,我到自家的菜地里剪些来。我问,难道现在可以自己种了?他说,你是没有到外地走走,如今马兰头里蕴藏着大商机呢,很多地方开始大面积种植,并将这项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,所产的马兰头干,不仅供应国内市场,还大量出口创汇。小小的马兰头,从乡间的野菜,忽地竟成为了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宠。

“明前马兰菜中宝,明后马兰羊口草”。季节的更替,让马兰头的口感有着天壤之别。清明之前的马兰头最为鲜嫩,香气十足,是南方人餐桌上的一道时鲜。看来,我要在清明节之前,多到市场上走走,把这一口春味吃个饱。



角落里的紫藤花

□吴严林

紫藤花一直沉静在单位的回廊里,她不说话,不声张,悄悄地像优雅恬静的少女在沉思,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

三月中旬,天气渐暖,紫藤花开始酝酿要与大家见面。花藤比去年又多了几枝,在拐角的地方抽出一枝,特别惹眼,弯曲的形状,转了几个弯,成了几个重重的问号。是在问春姑娘几时到大地?还是问我有没有收到春天的讯息?可我是一个爱观察的人啊,老早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,在手机里留下春天的足迹,玉兰花一树繁花,有的身着一色玫瑰红,妩媚动人;有的清一色的白玉兰,透着高雅与内敛;有的穿着淡绿色,白中带着一点点绿,透着清新脱俗。

在回廊底下,我时常驻足,是在仰望春天的到来,一直在观察紫藤花开,她却迟迟不来。我怎么可以这样描述她,她的到来是时令的呀。慢慢地,藤蔓上逐渐长出豆粒大小的花骨朵,因为形状密集,一串串的,像葡萄一样挂在藤蔓上。下雨过后,我又奔过去观察紫藤花。

隔了几天,紫藤花花骨朵涨开了,她先从向阳处绽放花瓣,薄薄的,淡淡的紫色,像刚出生的婴儿,挂着水珠,粉嫩,娇羞。此时站在回廊下,仰望天空,湛蓝清新,雨过天晴,把紫色与蓝色搭配起来毫无违和感。架子是梯子状的,紫藤花趴在架子上,像海滩上晒日光浴的少女,显得慵懒与舒适,这种感觉又如少妇酒后微醺的神态,松弛的,又自然地微收下巴,欲说还休的样子。

再过些天,紫藤花又比往常茂盛许多。此时的我,更是迫切地需要拍些图片,因为我知道紫藤花已经繁盛,再

不抓住时机,就要错过了。花开热烈,飘来阵阵花香,淡淡的,一阵阵的吹到身边来,直往鼻子里钻。也许是蜜蜂也闻到了,嗡嗡作响,在花丛中飞舞。蜜蜂最了解花朵了,知道哪些已经熟透,哪些带着雨露,哪些花蜜最多。我躲在花架暗处,不忍打扰它们的劳作,当然我怕惹麻烦,毕竟蜜蜂带着刺。我年少时曾经不提防采蜜的蜜蜂,被咬了一口,手背肿起来,异常难受,同村的郎中告诉我需要蜂蜜解毒。大自然真是神奇,带毒的蜜蜂自己也带了解药,解药经常在七步以内。低头一看,花架旁边盛开许多紫花地丁。紫花地丁地盛开也是提醒人们要注意,春天来了,万物苏醒,冬眠的虫蛇也醒了。而它也是一味药,可解无名肿毒,也可解蛇毒。

悄悄地,我从回廊往前走,地上的豆荚,啪啪作响。以为是错觉,我走进桃花源,只因花架被郁郁苍苍的紫藤

春的诗意

汪逸芳 文并画

人望着那枝桠间鼓胀的花骨朵,心便跟着软了:既盼着它一夜盛放,把春的消息喊遍人间;又怕它开得太急,落得太快。人的贪心总想把美好攥在手心,却忘了春天年年归来,玉兰岁岁再开。

春的诗意,从不是留住花期,而是让这份期盼与温柔,在心里年年生长——像它们一样,哪怕落尽繁华,也会在来年的枝头,再捧出一整个春天的美丽。

花铺满,像一条紫色的毛绒花毯。藤蔓上还有去年的紫藤子。掉落的紫藤子,像豆荚一般,有的卷曲,有的爆开。去年的中间,皆是自然真谛。紫藤子其实也是有毒的。

有几个小美女正在弯身拍照,而我在一旁观看美景,只是此时花开有序,美人在侧,为景致增添了几分情趣。一幅图有了人和小动物才有灵动的生气。

靠墙一角的花架,夏天为我们带来阴凉,我时常来这里乘凉。这里僻静,也利于我思考问题,有时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,我便有写作的灵感。久坐使得腰部不适,我便在廊下活动筋骨。

听说这里原来规划种植樟树林,其实不适合。樟树、桂花树都接连枯黄,而紫藤花依然繁盛,也许她躲在角落里,避开了风头和冷水的漫灌,活下来,开出花,结出子。有时生命不在于运动,而在于沉静,像紫藤花。